

3个“相对论专号”的编辑策略研究*

白秀英^{1,2)} 姚远¹⁾

1) 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710069,西安;2) 渭南师范学院物理学系,714000,陕西渭南

摘要 以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在爱因斯坦访华前后出版的3个“相对论专号”为例,剖析其编辑传播策略和对当代科技期刊的启示。研究表明,3个“专号”以直击科学前沿的选题策划、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编辑宗旨,约稿的针对性与权威性,选择最佳发行时间等成为综合性期刊传播前沿科学的成功案例。

关键词 相对论专号;编辑策略;期刊传播

Editorial strategies of three Chinese "special issues of theory of relativity" // BAI Xiuying, YAO Yuan

Abstract Three Chinese-language special issues of theory of relativity, published before and after Einstein's visit to China during December 1922 to January 1923, are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thei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journals. We conclude that the editorial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special issues were successful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aiming at the cutting edge frontiers of scientific topics, embracing "scientific spirits" to "illuminate people", pertinence and authority of manuscript solicitation, and the best publishing time.

Key words special issue of theory of relativity; editorial strategy; journal spreading

First-author's address Research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Dissemin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710069, Xi'an, China

期刊出版发行“专号”,是编辑围绕某一选题来扩大期刊影响和吸引读者而策划的特刊号。它从不同的角度集中一整期的版面对某一热点或焦点问题进行纵深报道,以迅速及时、内容全面、系统集中等优势弥补期刊连续出版的零散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和传播效果,是反映重大事件及科学进程的有效编辑方式^[1]。据作者对五四时期(1915—1927年)出版的期刊专号的统计调查^[2],48种期刊共推出发行了261个专号,内容涉及西方社会思潮、教育思想、文学学理、哲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为当代期刊主题策划、专号编辑和发行出版等留下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但是,相关研究文献尚缺乏。本文以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访华前后文理综合性期刊编辑出版的2个“相对论号”和1个“爱因斯坦号”为例^[3-5],剖析这3个“专号”的编辑传播策略,探讨其对办好当代科技期刊和综合性期刊的启迪。

1 直达科学前沿的选题策划

当代期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选题的竞争,选题策划贵在创新。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召开学术会议,爱丁顿(A. S. Eddington, 1882—1944)发表了以日全食观测验证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宣布恒星光线按照爱因斯坦所预言的方式发生了偏折。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以《科学界的革命——新时间空间论:牛顿引力论的巅峰》为题,全面报道相对论时空观及爱因斯坦预测光在引力场中发生偏转的天文学验证,引发了人类关于时空观、自然观、宇宙观及哲学观的变革与科学革命,相对论迅速传遍世界。

时恰逢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已广为社会各界认同和接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打破黑暗与蒙昧的“赛先生”形象,被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主编、最先感悟到中华民族需要科学强国的学者,作为改造国人思维方式与科学启蒙的先锋,通过期刊迅速介绍到中国。《改造》《少年中国》《东方杂志》主编及编辑,在中国科学家队伍及专业科技期刊尚没有形成和创刊之际,针对当时科学前沿与焦点问题,围绕尚在质疑中的相对论理论体系、相对论通俗著作、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以及科学精神等进行选题策划,将当时科学界誉为“物理学之泰斗,当世哥白尼”的爱因斯坦及其“最新最高最深之学说”的相对论,以“专号”形式,快速及时、内容全面、系统集中地向社会民众介绍、普及与传播,其速度之快,在中国称第一,而于欧美诸国亦不逊色^[6],构筑起五四时期综合性期刊集中报道世界科学前沿的3大阵地,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3个“相对论专号”的编辑发行表明:五四时期综合类期刊融学术性、知识性及新闻性和情报性为一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求真致用为宗旨,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传播于一身,大力普及、推广科学知识,成为介绍先进技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在科学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信息传播越来越快的今天,无论综合性期刊还是社会科学期刊或科学技术期刊,都应及时传播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捕捉到学科和科学研究的前沿信息,迅速策划选题,将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予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XXW004)

以迅速报道,以推动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和科技进步,进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声誉^[7]。

2 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编辑宗旨

作为五四时期综合性期刊,编辑发行“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这一科学性极强的特刊号启导国民,进而改造国人世界观、自然观和宇宙观,这与3种期刊主编对科学潮流的把握和办刊宗旨密切相关。期刊主编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先进的思想知识,引导社会与科学潮流,影响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以及期刊的办刊思想。

《改造》主编梁启超(1873—1929)于1918年欧游归国后脱离政坛回归学术文化事业,通过组建“共学社”,创办《改造》期刊,邀请西方学者讲学等手段传播现代人文理念、普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8]。强调通过介绍世界新潮和自然科学新知识作为“改造将来新中国之基础”,主张普及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解放国人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并把此作为《改造》的办刊宗旨^[9]。该刊曾长篇连载哲学和遗传学学理,在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的1921年,选取当时科学前沿编辑策划科学性极强的“相对论专号”,在传入西方科学知识方面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期刊介绍和研究相对论的科学思潮。

《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继《改造》之后纷纷编辑发行了“相对论号”和“爱因斯坦号”,向社会民众、科学素养多很低浅的国人作了科学普及与启蒙。《少年中国》主编王光祈(1892—1936)和编辑魏嗣銮(1895—1992)1921年均身处德国,直击了柏林出现的反相对论集会和爱因斯坦遭受的科学攻击,对国内相关的相对论介绍和《改造·相对论号》极为重视,本着科学研究与交流的精神和扎实的数理基础开展相对论研究,魏嗣銮认为其中“有善者,有未善者,甚至有甚不善者。有与己意相符者,亦有与己意想刺谬者”,并在德国策划编辑“相对论号”^[10]。

集中国数理学者和编辑为一身的魏嗣銮,主动与相对论创建者爱因斯坦通信,表明中国学者、社团和学会对相对论的认同、接纳与支持,并向爱因斯坦阐述了编辑发行专号探讨相对论学理的想法,在经得爱因斯坦许可后编辑专号并发表其研究心得,体现其尊重传主并尊重学术道德的意识与精神^[11]。同时,专号为体现本“科学精神”以“启导国民”的办刊宗旨,通过多样化版面设计和科学性、通俗性兼容的文体编排,多方位、多层次地凸现期刊宗旨。《少年中国·相对论号》的封页刊有学会响应非宗教大同盟的通电,插页是爱因斯坦的肖像以及魏嗣銮与爱因斯坦的来往书信,期末附录蔡元培《教育独立议》^[12]。

《东方杂志》以学术性、知识性“启导国民”,将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作为该刊的办刊重点,前后共载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关文章20多篇,《爱因斯坦号》载文13篇,其中6篇原文,4篇译文,1篇科学话剧,并刊有爱氏小传、著作目录和爱氏夫妇的合影照。载文量大,体裁丰富,其中以话剧形式将相对论的内涵变成活泼有趣的爱情剧^[13],虽然没能说明白相对论的深奥数理,但在普及相对论知识方面却让普通民众“知其然”,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使20世纪20年代学术最幼稚的国人,也“无人不知这相对论的名词”,增强了“专号”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3 约稿的针对性和稿源的权威性

在信息时代同类期刊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编辑能否吸引、争取大批优秀作者,成为期刊生存的关键。由于五四时期期刊主编、编辑、学者、撰稿人为一身,他们以其自身在学术圈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或以大学为依托,或以社团为基地,凝聚了大量学界精英从而为期刊获得了充足的稿源。据笔者对五四时期专号的作者群进行的统计,其大多为学界名流、学界新秀或国外留学生,且多有师承关系、同人关系或同籍关系。

以3个“相对论专号”作者群为例。

夏元璠(1884—1944)是跟随相对论的创建者爱因斯坦研修过相对论学说,并被誉为中国译介相对论学说的第一人。徐志摩(1897—1931)曾经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熏陶,认为国人如果接受了相对论,“则吾人必大改其宇宙观”。此2人均与《改造》主编梁启超有师生和师承关系。

《少年中国·相对论号》主编王光祈和魏嗣銮既为同籍又是同学,且2人同去德国留学深造。魏嗣銮在德国哥廷根虽主修数学,但是曾大量选修过希尔伯特(Hilbert, 1862—1943)、玻恩(Born, 1882—1970)和库朗(Richard, 1888—1972)等人的数理课程,对相对论数理之深奥研究颇深^[9]。

《东方杂志·相对论号》作者群体基本来自留日和留法的归国学生,尽管其传播源不免有“二传手”之嫌,但由于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传播的信度和流畅度都较高。周昌寿(1888—1950)、郑贞文(1891—1969)、文元模等是留日的同学,且同为《学艺》期刊的编辑同人,他们深受日本早期相对论研究者桑木彧雄(AyaoKuwaki)和石原纯(爱因斯坦的日本学生,爱因斯坦访日的翻译)的影响^[14]。

这3个专号强大的作者群体大都有留学背景,他们或直接跟随传主学习相对论,或跟随传主的学生学习相对论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深厚的学术

背景和相对论学习经历。他们或自己办刊或与期刊主编、编辑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专业背景和学术影响力使得稿件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优势与信度力量,使读者阅读期刊时站在了当时世界科学前沿,为普及相对论以及社会革命家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科学武器。

4 追求编辑发行的最佳时效性

日常期刊出版发行可以说有固定的时间、栏目和节奏,但专号的发行时间则与选题策划有直接关联。如果错过了某个时间,即使内容再丰富也未免有“过时”之嫌,达不到其强烈而广泛的效果冲击力。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偕夫人艾尔莎乘坐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次日,《北京大学日刊》以《世界知名的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为题进行报道,并公布“爱因斯坦将在北京停留并在北京大学讲学至少两周”的消息^[15]。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专门撰文《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简述了他于1920年秋通过袁希涛第1次邀请爱因斯坦的过程。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在夏元璠的陪同下与爱因斯坦会面并再次表达了邀请其来华讲学的愿望。得知这一消息的梁启超率先在中国策划并编辑第一个“相对论号”,并在蔡元培邀请爱因斯坦的1个月后编辑发行了10万字的“相对论专号”。

1922年底,赶在爱因斯坦第2次路过上海前的12月25日,当时的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以“爱因斯坦专号”的形式用多篇文章介绍相对论,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与西方科学发展同步、向国人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理论的期刊,将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高潮。

这3个专号都选在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或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前后,无疑对期刊销量的提升以及期刊知名度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

5 结束语

一种期刊能够结集出版一期专号,最能体现这种期刊的办刊宗旨及主编、编辑的编辑思路、学术敏感、文化积累和创新意识,能较好地体现其与与时俱进的编辑思想。专号的编辑策划不仅可使当期发行量大大增加,而且因为专号扩大了期刊知名度而使得未来单期销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期刊销量和传播效果的提升是显著的。

笔者通过深刻剖析、对比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前后3份中文“相对论专号”的编辑策略,再现了五四新文化浪潮中相对论传播的繁荣景象,为当代办好科技期刊和综合性期刊提供借鉴经验与启示,为进一步协调

期刊和专栏、专号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前后3个《相对论号》的出版,在中国职业科学家队伍尚未形成之际,站在科学最前沿代行科学家引进、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以主编的高瞻远瞩引导科学潮流,通过专号的选题策划、编辑策略以及与传主通信和以其学生、自然科学留学生以及社会活动家、相关专业的专家、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作者阵容,积极介绍科学前沿知识,引进国外科学新知,把抽象、高深的相对论知识传播给国民,在近代科学史上树起了科学传承、科学传播的丰碑。3个专号的发行出版表明,五四运动后期的中国,期刊已逐渐取代图书和报纸成为系统、及时地传播新科学理论的主媒介,为当代期刊策划专号选题和编辑策略提供借鉴经验和启迪。其历史经验表明,期刊编辑如同一名科学战士,通过栏目策划、专号专辑策划引领科学潮流,导引科学前进,才能与时俱进。

6 参考文献

- [1] 蔡东彩. 谈教育期刊专号的策划[J]. 中国出版, 2006(2):49-5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23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 [3] 编者. 改造(1919—1922)[J]. 相对论号, 1921, 4(8):1-165
- [4] 编者. 少年中国(1919—1924)[J]. 相对论号, 1921, 3(7):1-123
- [5] 编者. 东方杂志(1904—1948)[J]. 爱因斯坦专号, 1922, 19(24):1-119
- [6] 戴念祖. 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 大众科技报, 2005:1-6
- [7] 罗景, 胡忠, 赵漫红, 等. 论科技学术期刊编辑的专业素质[J]. 编辑学报, 2008, 20(4):350-351
- [8]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58
- [9] 编者. 宣言[J]. 解放与改造, 1919, 1(1):1
- [10] 魏嗣銮. 读国内相对论著述以后的批评[J]. 少年中国:相对论号, 1922, 3(7):48-57
- [11] 魏嗣銮. 魏嗣銮与爱因斯坦的书信[J]. 少年中国:相对论号, 1922, 3(7):1
- [12] 愈之. 追悼杜亚泉先生[J]. 东方杂志, 1934, 31(1):52-56
- [13] 郑心南. 爱之光:科学剧[J]. 东方杂志:爱因斯坦专号, 1922, 19(24):129-131
- [14] 白秀英, 姚远. 《学艺》与量子论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40(6):1124-1128
- [15] 编者. 世界知名的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J]. 北京大学月刊, 1922:1

(2011-12-28 收稿;2012-01-23 修回)